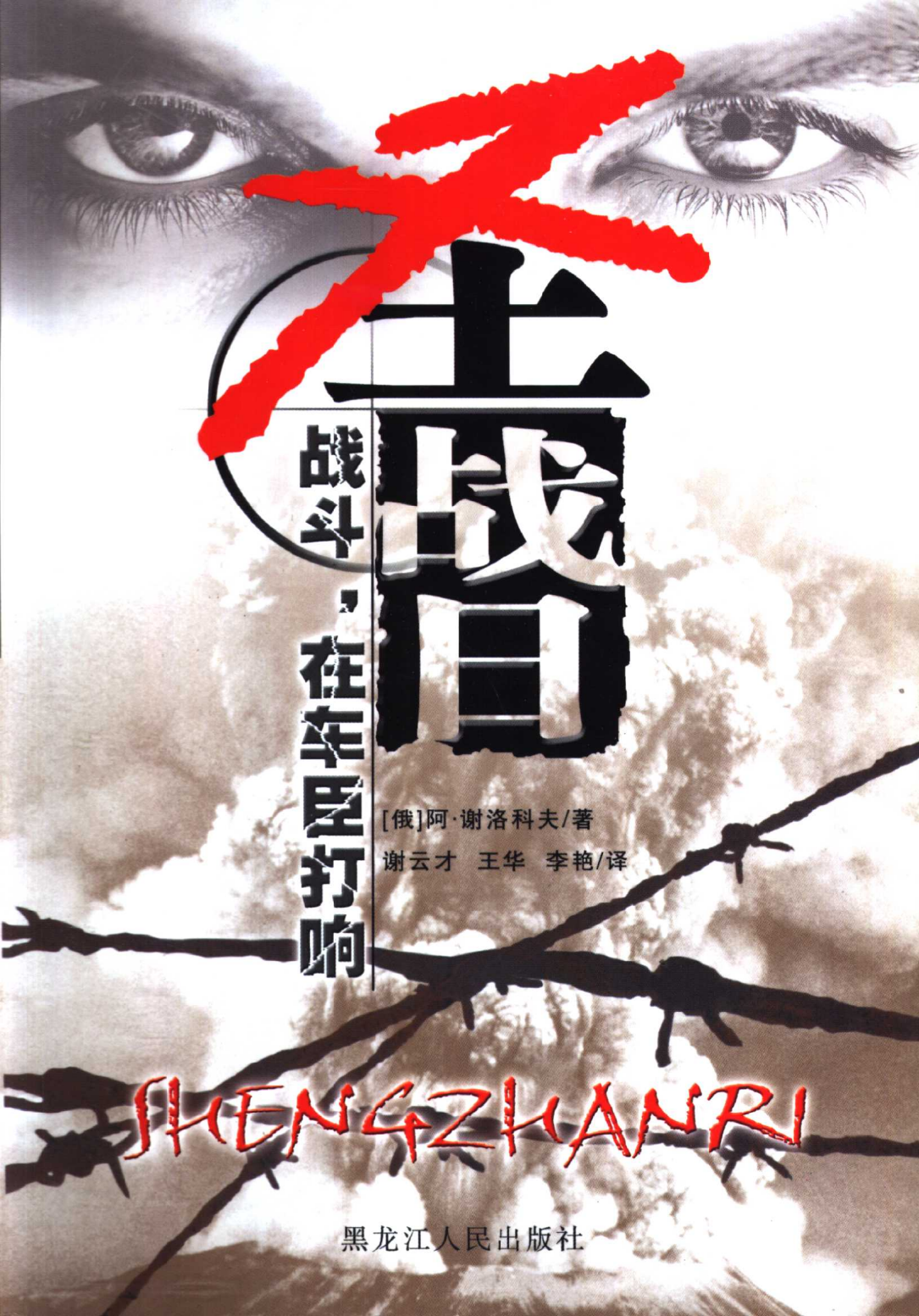




战斗，
在车臣打响

生战

[俄]阿·谢洛科夫/著
谢云才 王华 李艳/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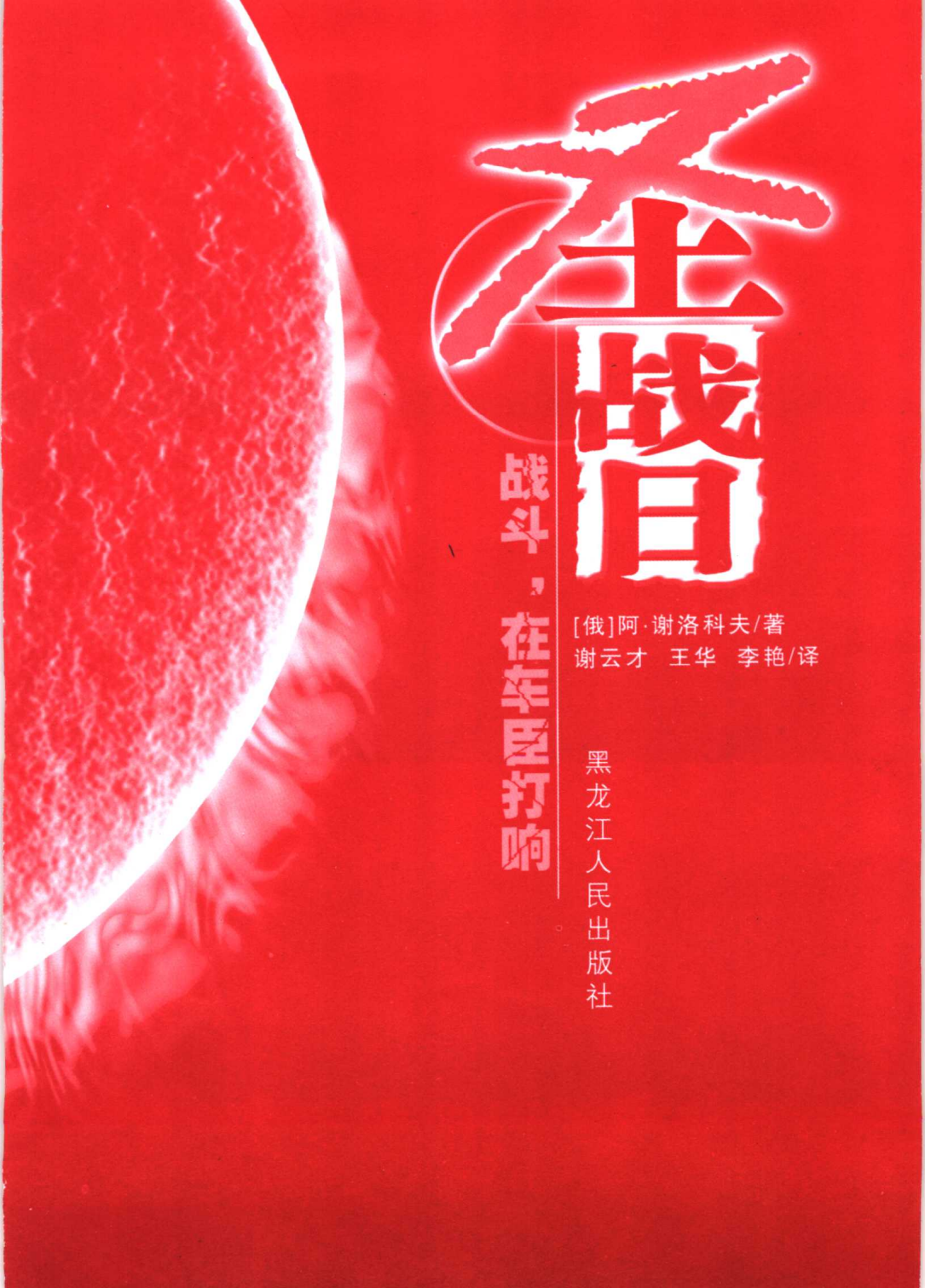
SHENGZHANRI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土
城
周

在平壤市

1991-1992-1993-1994-1995



不 土 战 日

战斗，
在车臣打响

[俄]阿·谢洛科夫/著
谢云才 王华 李艳/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战日:战斗在车臣打响/(俄罗斯)阿·谢洛科夫著;谢云才等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1

ISBN 7-207-06138-2

I. 圣... II. ①谢...②谢... III. 纪实文学—俄罗斯—现代 IV. 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865 号

责任编辑:刘海滨 陈 愚

装帧设计:于克广

圣 战 日

——战斗,在车臣打响

[俄]阿·谢洛科夫 著

谢云才 王华 李艳 译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hs@yeah.net

制 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6/16

字 数 310 0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138-2/I·836

定价: 23.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录

SHENGZHANRI

引子 2001 年 9 月 11 日 / 1

逮捕 1995 年 / 3

公路检查站 1995 年 / 84

车臣遗迹 2000 年 / 208

阿尔贡上空的警钟 / 298



引子

2001年9月11日

电话铃响个不停。波卢扬十分讨厌铃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抓起听筒，恼怒地嘟囔了一句：

“喂。”

“伊戈尔，快，快看电视！”

波卢扬听出是雅罗舒克，心里不禁一惊：对于经受了战争洗礼、一向成熟稳重的好友来说，这种惊慌失措的语调可是非常少见的。

“怎么，发生了什么事？”

“你还记得在达吉斯坦雅格达克山口的那次战斗吗？”

“怎么啦？”

“还记得那些光头的车臣人吗？我们当时还感到奇怪——一个没有留大胡子的武装分子，竟然在他身上发现了飞行驾驶证和‘波音767’飞机的示意图……”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马上打开电视吧。我想，在雅格达克我们打死的正是让美国人头痛的恐怖分子。你打开电视自己看看吧，不过，千万不要受不了啦。”

波卢扬对电视简直是忍无可忍，因为它纯粹是一个充斥



着各种肮脏内容的场所，从早到晚都是粗俗不堪、愚蠢荒谬的广告。他打开电视只是想看一下晚间新闻而已。现在，听老战友这么一说，他随即拿起了遥控器，打开“松下”电视，展现在他眼前的是闻名遐迩的纽约曼哈顿全景。

一架巨大的飞机，突然一个急转弯，左侧机翼几乎直冲地面，径直朝那幢著名的摩天大楼冲去。瞬间它便直接撞进由玻璃和混凝土构筑的墙壁，穿过墙壁冲了进去。刹时冒出一个巨大的火球，随即喷射出猛烈的熊熊烈火。

一切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疯狂的导演所杜撰出的荒唐场景，这些导演们总是喜欢用极端恐怖的画面让观众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以达到预想的视觉效果。屏幕上所发生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但波卢扬却马上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他倚靠着椅背站在原地，两眼紧紧盯着电视，一动也不动。

伊戈尔真切地了解恐怖主义。他马上就认出是什么人犯下的这种震惊世界的滔天罪行。这是一群思想极端狂热、手段相当残忍的恐怖分子，这就是杰哈德，一个活动遍布世界各地的极端恐怖组织。

杰哈德……

它与波卢扬的命运紧密相连，给他的身心造成了巨大伤害，而所有这些命中注定将伴随他的整个余生。纽约摩天大楼上空的耀眼火焰使他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度过的难忘岁月。

逮 捕

1995 年

逮
捕

1995
年

新的一天到来了,车臣的大地上又升起了灿烂朝阳。不久前的一场大雨把天穹涤荡得一片湛蓝,远处隐约可见的森林装点着崇山峻岭。

山坡草地的一片绿色中红罂粟花如同猩红的旗帜,熠熠生辉。

车臣的上空升腾起团团褐色烟雾,散发出刺鼻难闻的硝烟气味。一碧如洗的苍穹下火箭弹的尾烟划出道道脏乎乎的十字,武装直升机在天际间上下翻飞,轰鸣作响。

鲜血染红了青翠欲滴的山坡草场,远远望去,如同生锈般形成了一个褐色的斑点。显而易见,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然而,当硝烟散尽,一切又都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1

摩托化步兵团团部位于一个被摧毁了的三层楼房的地下室里,这里过去曾是一个全日制寄宿学校。低矮的拱顶门下接在坦克蓄电池上的小灯散发出昏暗的光线,到处弥漫着污



水和漂白粉的气味。

巴纳申科上校不满地盯着诺索夫少校。

“你应该定期地刮一下脸嘛！”

高大臃肿的少校为了不碰到潮湿的天花板，低头缩背地站在团长面前。

“是，明白！”诺索夫用手抹了一下脸说，“可是这里没有电源，而我用的是电动剃须刀呀。”

“一会儿立刻去刮刮脸，否则就会被当作车臣恐怖分子喽。”

“说得不错，”少校的神情显得有些沮丧，“要是电源就好啦。”

“算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了。现在报告一下事情进展如何？”

“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就像我的那个营，没有人愿意打仗。”

“再坚持一下，老弟。最多再过三天将有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被派到这里，由他们来接替你。”

“早就该这样了，团长同志。”

“你吃早饭了吗？”

“刚刚吃过了。”诺索夫即使在严刑拷打下也不能对团长说实话：军官就必须永远吃得饱饱的。

“那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地形吧。”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诺索夫少校不喜欢研究地形。因为他弄不懂地形图，对错综复杂的地形图总是感到头疼。

少校虽然手里拿着地图，却对之一无所知：图上纷繁错杂的等高线搞得他一头雾水，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哪里显示的是突出的山脊，哪里标明的是山谷。实际上，凭经验诺索夫知道，山谷应该到河流流经的地方去寻找。但如果地图上没



有标明河流,那一切都完了,图上纵横交错的分水界和排水线就会混作一团,作战布署也搞得颠三倒四,一塌糊涂。

其实,不仅在识别地形图上,就是在其他作战知识上诺索夫也纯粹像是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空架子,徒有其表,毫无作战经验。他作为营长被派往车臣地区不过是俄罗斯军队的规章制度使然:这是天降大任,我们可不能违背天意。

在这次突发事件发生的前三个月,曾经获得过两枚苏联勋章的摩托化步兵师师长杜勃维克少将受命亲自负责组编一个营,并用“训练最为有素,能征善战的官兵”加以扩充。这个营正准备派往车臣地区。

下达这样的命令,莫斯科似乎并没有考虑到,任何一个当官的,如果他不是愚蠢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谁也不会把一支由“训练最为有素,能征善战的官兵”组成的部队送给别人,而把差一些的留给自己。难道身在首都的那些上校和将军们就不懂得,如果把自己的部下转交给他人,岂不就意味着他们自己权力的终结吗?

毫无疑问,在师部下达给各团长的命令中,杜勃维克少将曾两次重复强调那句“训练最为有素,能征善战的官兵”,但众团长们可绝非傻瓜,被他们派往高加索的这一个营官兵都是一些让他们伤透脑筋的刺头,这些人才平庸,玩忽职守,碌碌无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来被团长打算一有机会便将其编入预备役的诺索夫少校,突然获得了继续服役的机会。

已经在车臣领导新编营的巴纳申科上校起初很高兴:不管怎样部队得到了扩充。但仅仅过了十来天,巴纳申科上校便感到头疼了:诺索夫及其下属——现在转归上校指挥的这些人——只是一群兵痞,这些人纯粹是一群毫无作战能力的乌合之众。

头三天夜里,车臣武装分子就从军营里偷袭俘虏了五名诺索夫的士兵;还有三名老兵拼命追逐一头无主的母牛——或许他们是想喝点儿奶,或许是想尝尝肉的滋味——突然闯进了布雷区,只好等着排雷工兵前来帮助。而那头母牛自然摇着尾巴安然无恙地跑掉了。

诺索夫少校本人在完成对于一个指挥官来说最基本的任务——把部队从“A”地转移到“B”地时,竟然搞乱行军路线而最终到达了“C”地。在这里遭到武装分子袭击后,诺索夫被迫率领残兵败将溃退下来,最终也没能到达目的地。

的确,诺索夫少校就是不喜欢地形图。所以巴纳申科上校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海军陆战营”——一支真正的骁勇善战部队的早日到来。

但眼下……他只好将就一下了。

“诺索夫,怎么,你还没睡醒吗?”

“报告团长,睡醒了。”

诺索夫少校从早晨起就饥肠辘辘,饿得头晕眼花。因为团长没有让他吃早饭就把他传唤来了。而诺索夫昨天整整一个晚上都在梦见吃肉,那么多肉啊,既新鲜又不肥腻。他从大块上切下一块块肉,并插到烤肉串的铁钎上。一边切,一边插,铁钎许多,烤好的肉串看上去清香诱人,令人垂涎欲滴。士兵们捡来一大捆干树枝,但无论如何也点不着。而诺索夫却不停地切着,切着……

他醒来时,由于饥饿觉得胃一阵阵紧缩,就像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在挤压一样。刚刚起床,通信员就突然来了。

“少校同志,团长请您马上去团部!”

团长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幅让他深恶痛绝的地形图。

“诺索夫,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吗?”

上校用一种挑衅的口吻问道,仿佛是在对一个十年级的



学生提问。

诺索夫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报告团长，知道。”

团长从桌子上拿起一支红铅笔，用它敲着地图问道：

“在哪儿？”

“在这儿。”

诺索夫自信地用手在地图上指了一下，因为那个地方用红笔事先圈了起来。团长总是一丝不苟地制定作战计划，放在地图上的红铅笔在上面留下了细细的一道红迹。

“说得不错嘛。”

“过半个小时五连就应当准备出发了。你亲自带队，到这儿，”铅笔从绿色背景的森林地带划过，圈出一个圆弧，“准备歼灭玛杜耶夫的小分队。你们连应当从两侧截断其进山的道路。绝不允许放过一个匪徒。”

“是，明白。”

“你们的行动路线有空中支援配合。具体行动方案由你们自己决定。行动时间已经确定了——两点整。我们通过无线电联系。”

“是，明白。”

“还有什么问题吗？”

“排里没有军官了，有两个住了院，另一个正在出差。眼下只有来自预备役的科雷什金中尉，可是他毫无作战经验。”

巴纳申科本来想问诺索夫：“你有作战经验吗？”但他还是忍住了，只是打断了诺索夫的话：“诺索夫，不用再说了。‘海军陆战营’就要前来接替你了，眼下还是执行命令吧。我这儿可没有军官后备队。”

“是，明白！”

诺索夫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是”、“明白”这几个词。对于外人来说这两个字似乎毫无特殊意义。但对于军人来说这两

个字则常常可能成为救命稻草。诺索夫多次在上司勃然大怒,自己的位子甚至快要保不住的时候,不停地回答“是”、“明白”而顺利过关,逢凶化吉。

“你自己究竟干了多少蠢事?!”团长怒吼道,“每次都原谅了你,知道吗!”

“是,明白!”

团长的心里不由地生起一股怜悯之意,他想:“这个人其实什么都清楚,干吗还要惩罚他呢?”

除了诺索夫,换成另外任何一个人在回答“明白你的任务了吗?”这个问题时,恐怕不会像他这样迅速自信地回答:“是,明白!”

2

数学家坚信两点之间只能有一条直线。

军事家却知道还有另外一条规则:在任何一条连结两点的直线或者曲线上都可能存在着第三点——埋伏点。

拉赫曼·玛杜耶夫同样也不喜欢地形图,不喜欢是因为弄不明白,不明白则是因为他从没有上过军校。不过拉赫曼根本用不着地图,他本是个典型的山区居民——高傲自大,无所畏惧,粗鲁无礼,爱动武打架,却又不计后果。任何时候拉赫曼都不善于顾惜自己,而且又从不打算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玛杜耶夫熟知这里的一切——怪石嶙峋的高山,清澈透明的泉水,二氧化硫刺鼻的气味,尘土飞扬的山路和崎岖的隘道,看上去不可逾越的山岩和峭壁。拉赫曼记着所有散布在山地牧场上的羊圈和宿营地,废弃的居民点



以及所有的山洞,他能够如数家珍地说出适合于埋伏和撤退的所有地点。

这些天赋使玛杜耶夫很快被提拔为作战指挥官,并被认为是富有经验的军官。

此外,拉赫曼还有一点闻名遐迩,那就是他曾经亲自带队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并且自己亲自理顺好了通讯和联系渠道。

当政府军把玛杜耶夫的部队赶到山里去,并在全俄罗斯境内通缉拉赫曼的时候,其实他的处境并非走投无路。

拉赫曼·玛杜耶夫居住在他熟知一切的故土上。有一次,他本人竟然亲自来到了地区警察局。

玛杜耶夫在贴着他的照片、上面写着“通缉犯”的告示前站了一会儿,神情古怪地笑了一下,然后径直走进了警察局长苏尔坦·塔拉莫夫的办公室。他连手都没伸,开门见山地问道:“嗨,苏尔坦,你认识我吗?”

塔拉莫夫 35 岁,玛杜耶夫才 27 岁,然而塔拉莫夫还是站起身来。

这个塔拉莫夫在车臣扮演的角色不过是莫斯科的代言人罢了,因而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现实处境。

而玛杜耶夫则是地地道道的车臣人,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活动范围和势力影响不可小视哩!无论首都的报纸和电视如何宣传,生活就是生活,它是十分现实,也是十分残酷的。

“拉赫曼,亲爱的朋友,请坐!”

热情好客的警察局长手势夸张地指着一张椅子说道。这算是至高的荣誉了,因为办公室里只有这么一张完整的椅子——有四条腿和一个没有被客人的后背或者士兵的皮靴弄坏的椅背。

“苏尔坦,你还认识我,这很好,好在我也认识你。你可以



相信，我玛杜耶夫就把你当作最好的庇护神啦。真主作证，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而你是警察局长，难道不是吗？我就把自己交给你了……”

这些恭维话听上去似乎更像是对他的威胁，但塔拉莫夫却没听出来其中的意味，于是不满地摆了摆手说：“尊敬的拉赫曼，你干吗要这么说呢？”

“你可能相信，苏尔坦，傻瓜们早就建议你……”

拉赫曼看了一下他要坐的那张尊贵的椅子，慢慢地坐了下去，然后用手掌侧面比划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手势很夸张，又意味深长。这样的手势会让人心里一凉，于是警察局长真想赶紧出去一下——到厕所去解手。

“苏尔坦，你明白了吗？”

警察局长心中不禁一怔：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对大家说过，‘你们可不能动塔拉莫夫的一根汗毛，他跟你们一样是捍卫自由的斗士，只是采取另一种方式而已。’难道不是这样吗，苏尔坦？”

“是这样，是这样……”

塔拉莫夫就这样站着，也不敢坐下。玛杜耶夫挥了挥手——意思让他坐下。塔拉莫夫坐下了，却不敢擦一下额头上沁出的汗珠。

“苏尔坦，你是一个权力很大、我们用得着的官嘛。你对我们的帮助会很大。你还记得吗？当政府军乘坐三辆汽车经过这里的村庄时，你打电话通知护林员阿赫玛特。我们专门为他保留着一部电话。请猜想一下，随后那些俄罗斯人发生了什么事。”

塔拉莫夫从来没有给任何武装分子打过电话，但他领会了其中的意思——今后应当及时打电话报告。于是他决定以后要这么做。



清晨一大早,护林员阿赫玛特的儿子萨里姆便跑到了玛杜耶夫小分队在古堡废墟上的驻地。

“他们来了!来了!朝黑泉村这边来啦。”

“谢谢你,沙利姆,你真是勇敢的骑手!”玛杜耶夫拍了拍小伙子头发蓬乱的脑袋,“快回去,对任何人都不许说。”

政府军开始往黑泉村方向挺进。这简直太好了。地形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早就侦察过那里的地形,并为打伏击做好了标记。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两侧……

在政府军行军路线上拉赫曼总共安置了四个伏击小组,每组由两人组成。每组都有一个反坦克掷弹筒,一挺机关枪和两支AK-47冲锋枪。拉赫曼专门为手下选择了这种武器,因为它们具有速射、火力猛的特点。

拉赫曼给每一组人规定好了自己的位置,而这些地点是提前就计划好了的。这种布置可以使作好埋伏的狙击手们能够对向峡谷行进的政府军从两面形成合围之势。总共只需要两次准确无误的射击:一次是对准领头的车辆,另一次是对准殿后的车辆。

这些伏击手们在树林里等待着,没有人吸烟,大家都隐藏在山上树冠的阴影里。从这里到事先指定的火力点最多有六十米左右的距离。

3

没有经历过在山区开车的人,很难想像上山的时候发动机运转起来是多么吃力,多么勉强。况且开车的战士们,其技术也远远赶不上习惯于山区开车的老手,他们作为缺乏经验